

【长篇历史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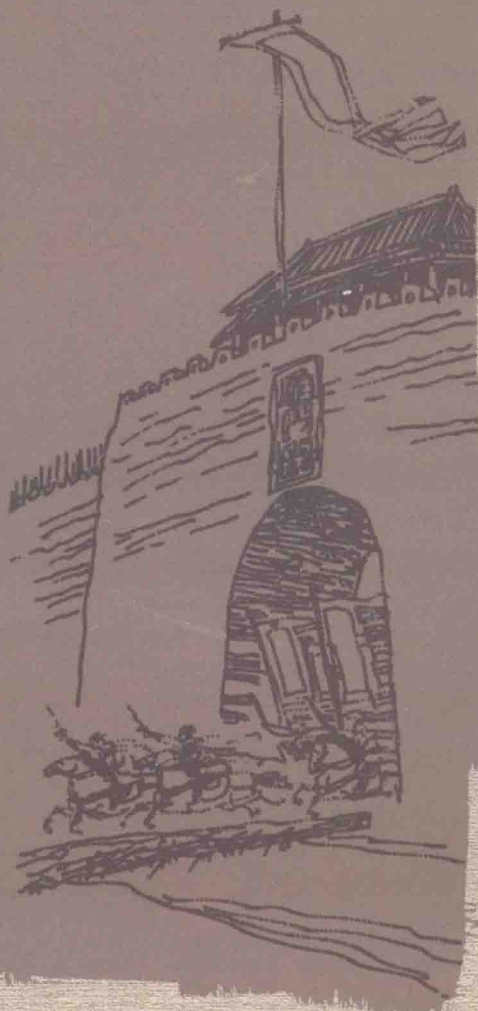
盤龍城

明德运

李竞业

◎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长篇历史小说

盘龙城

明德运 李竞业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盘龙城 / 明德运 李竞业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5
ISBN 7-5033-1777-9

I. 盘... II. ①明... ②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0236 号

书 名: 盘 龙 城

作 者: 明德运 李竞业

责任编辑: 余天宝

装帧设计: 肖 晓

责任校对: 马 涛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A5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9.75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777-9/I·1374

定 价: 22.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序

马心媛

兴盛于三千五百年前的盘龙城，建于古长江汉水边，地理条件十分优越。前有江湖，后有山丘，三面环水，岗岭连绵，扼水陆要冲，占舟车便利，乃水绕陵列宝地，虎踞龙盘雄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中国长江流域及以南惟一与郑州商城规模相当的大城池，它保住了商国金石水道的畅通，成为开拓南土的根据地。盘龙城的建立，使黄河流域古文化与长江流域古文化走向融合，是不同文明在走向统一进程中取得新进展的里程碑。同时也是武汉城市文明、制造业文明的光辉发端，是大武汉之根。其出土文物有一些是当时的中国之最。正因如此，商代盘龙城遗址褒享了“中国二十世纪一百项考古大发现”的世纪殊荣。

本书在《长江日报》连载时，编者按语：“这部小说向我们描述了子车、汉姬从相恋到牵手，筚路蓝缕始创盘龙城的经过，对历史做了大胆的遥想。”自一九五四年商代盘龙城遗址被发现后，五十年来，这是首次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对商代盘龙城在南土的政治、经济、军事作用进行艺术刻画，展现了江汉地区各部落的人文风貌和多元文化的互相渗透过程。不论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也不论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历史事件。总之，作者对挖掘盘龙城的文化底蕴，打造盘龙城文化品牌，繁荣盘龙城文学，做出了可喜的尝试。

二〇〇二年元月，“商代盘龙城与武汉城市发展”研讨会在武



汉召开,历史和考古学界的著名专家出席了大会,破译盘龙城这一千古之谜,形成了“盘龙城是武汉之根”的共识。研究和发掘历史遗产,弘扬优秀文化,是发展现代文明、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珍惜、保护、开发、利用盘龙城的宝贵资源,有利于提升武汉的城市文化品位,加快经济建设的发展。

近年来,盘龙城经济开发区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在保护开发盘龙城历史文化资源方面也卓有成效,为黄陂区的两个文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市委市政府一直对盘龙城遗址的保护区和利用工做非常重视,有三千五百高龄的“南国完璧”必将重新焕发青春,以神奇的魅力,光芒四射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希望出现更多宣传盘龙城的优秀文艺作品,使她真正在世界文化之林呈现出中华民族文化的异彩!

2004年11月29日



盘龙城赋

王士毅

城号盘龙，源溯殷商之址；诗颂荆楚，本追武汉之根。位居汉口北郊，灵钟秀毓；坐落黄陂西陲，湖抱山环。出土于一九五四年，距今近三千六百载。城址崔嵬千仞，远瞩高瞻；宫殿迢递百寻，前朝后寝。筑城垣于四周，固邦畿以千里。筚路褴褛，辟长江政经之胸腹；拓土诛茅，扼南国军事之咽喉。墓穴多型，阶级社会之缩影；棺槨各异，贵贱身价之象征。贵族命丧竟以奴隶殉葬，平民身亡忍教沟壑填尸。城外乃庶众聚落，周边为手工作坊。青铜浇铸，技艺高超，产品精湛。戈、矛、镞、钺，坚韧流光，临阵及锋而试；铤、钺、刀、镰，古朴绚彩，备耕磨砺以须。陶器制作，种类纷愠，品位高雅。酒器爵、觚、斚、杯，造型精美；食具鼎、鬲、簋、盘，体貌玲珑。琢玉刻木，技绝而工精，丝丝入扣；雕花饰纹，心灵而手巧，栩栩如生。文化底蕴之厚，探知百工匠心之苦，斫轮造诣之深，闪烁奴隶壑智之光。华夏史传万代，岂可数典而忘祖；盘龙名列百强，须当继往以开来。

曩昔盘龙之褐土古城，而今栖凤之黄金宝地。招商诚信为本，开发环境居先。盘龙、府河巨桥，影似长虹卧波；川龙、楚天大道，车如夹谷流水。汉口航运码头，一桥之隔；天河国际机场，咫尺之遥。武汉火车站，京广朝发夕至；阳逻深水港，美欧联运畅通。昔誉九省通衢，今成九州坐标。电源充足，水质清纯，移动塔联通世界信息，排污站净化全区氛围。欧、美、亚各洲外宾，如凤之振翮，越重洋以



栖龙殿；港、澳、台爱国同胞，皆龙之传人，归故里以还凤巢，发挥区位优势、交通、历史人文三大优势，以广招徕；提高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三大效益，与时俱进。

创业着眼千代，布局首选四区：医药、食品、机械，现已崭露头角；汽车、化工、光电，即将大显神通。开步于现代，面向市场；瞩目于将来，跻身国际。科技园、大学城，贮天下之英才；博物馆、文化厅，展古今之瑰宝。攻克科技难关，填高、尖、精之空白；升华人文素质，播真、善、美之淳风。高楼傍水倚山，身居天地外；别墅偎红拥绿，人在画图中。兰室芸窗，卷朱帘而气爽；花溪竹径，步绿被以神怡。兴建长江乐园，靓妆华夏胜景；春回佳木参天，奇葩遍野；秋来红枫似火，黄菊浮金；夏至锦鳞戏浪，画艇乘风；冬降霜镜映雪，冰壶泻玉。旅游之盘龙风景线，度假之武汉后花园。打造新平台，依托武汉；开创新局面，直追浦东。挥如椽之大笔，辐射中华；展旷代之宏图，蜚声世界。

噫嘻！余祖居黄花涝，少小负笈武汉；每取道岱家山，往返途经盘龙。忆往昔，荒滩秃岭，茅屋绳枢，生灵墨面；看今朝，碧水青山，琼楼栉比，老少红颜。万家灯火，暖拂旧时之冷落；百业繁荣，喜驱去日之萧条。最难忘，两足踽踽于坎坷小道，疲于奔命；诚可贵，千轮滚滚乎高速坦途，迅若流星。放眼量风物，大武汉之四镇，指日可待；齐心创辉煌，古盘龙之新城，为期匪遥。触景生情，聊抒赏心悦目之快感耳，濡毫铺赋，用勒执政为民之丰碑焉！

2004年12月5日

目 录

序	马小援 (1)
盘龙城赋	王士毅 (1)
第一章 金石	(1)
第二章 遥祭	(9)
第三章 途中	(17)
第四章 龙腾	(25)
第五章 南土	(32)
第六章 倩影	(40)
第七章 部落	(48)
第八章 结拜	(56)
第九章 雄姿	(65)
第十章 学艺	(72)
第十一章 泽雷	(80)
第十二章 春天	(88)
第十三章 汉姬	(96)
第十四章 长夜	(103)
第十五章 外面	(111)
第十六章 佳人	(119)
第十七章 情愫	(127)
第十八章 乌龙	(136)
第十九章 挨饿	(143)



第 二 十 章 交 换	(151)
第二十一章 东江	(159)
第二十二章 扬威	(167)
第二十三章 瘟疫	(175)
第二十四章 心病	(182)
第二十五章 神龟	(190)
第二十六章 血祭	(198)
第二十七章 探险	(205)
第二十八章 相求	(212)
第二十九章 疑虑	(220)
第 三 十 章 贵客	(227)
第三十一章 朝廷	(235)
第三十二章 惊变	(243)
第三十三章 冒进	(251)
第三十四章 抢嫂	(260)
第三十五章 寻亲	(267)
第三十六章 误会	(276)
第三十七章 团圆	(284)
第三十八章 坝声	(292)
后 记	(299)

第一章 金石

成汤开创大商国的基业真可谓殚精竭虑，他的子孙有成就卓著的，也有不肖的。到第八代继位人太戊时，国家又呈现出兴旺的景象。这时，大商国的国都亳城繁荣起来了，宫城雄伟壮丽，街道整洁宽阔，贵族们华丽的马车招摇过市，奴隶们在皮鞭的胁迫下拼命干活。天南海北的各类物资贡品，源源不断运往国都。那些诸侯小国，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

国家的兴旺使商王太戊日益骄横起来，常常在百官面前夸耀自己的政绩，至于正确意见已是难于接受了。

一天傍晚，太戊游猎后经过朝廷，正准备到后宫十一妃那里去寻乐，忽然发现朝廷中央洁净的地面上有一团黑东西。

“今日是谁值庭扫除，怎么让这堆脏物留在朝堂正中，给朕查出当班扫丁出来，剥掉他的双手！”商王大怒。

“大王，这好像不是脏物，像是生了根的，小人用脚踢它，动也不动。”一侍卫报告说。

“说鬼话，难道是长在地上不成！”商王更怒。

“大王，真是长在地上的，像是桑谷。”拿有松明的侍卫报告说。

“让朕看看。”他夺过松明，认真查看那团黑乎乎的东西。“真是活见鬼了！是什么桑谷竟敢生长在朝堂中，半天就长这么高？”商王吓蒙了，因为怕鬼，所以说活见鬼，但这鬼一说出口，心中就更加害



怕起来,他认为只有鬼才有办法让朝堂中的桑谷短时间长起来。

商王又疑心是自己的眼花了,命侍从们燃起庭燎,又特别点上十二支松明。朝廷照得通明了,但他却更加吃惊。就在这照亮的一刻,那丛不知名的桑谷仿佛拔地而起,转眼又长了一尺多,郁郁葱葱,苍翠得刺眼。商王与侍从们都吓呆了,太戊呆了片刻,默不作声地向后宫走去,侍从们蹑手蹑脚,手持松明随太戊进了后宫。

这一夜,太戊心里烦极了,他不敢进十一妃的房间,因为十一妃嘴利如刀,如果看见太戊这副蔫样子,不知会说出什么刻薄话来。走到别的房间,太戊更没好心情,先是发现七妃的头发有点焦黄,先前还常常夸七妃的头发黑得最有特色,现在看来是当时爱屋及乌,真后悔自己出言不慎,有失王者风范。等到知道第九个儿子的门牙出得不正时,心情就更糟了。真不知道这一夜该怎么过,好在那些妃子们最会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个个装乖巧,不多说话,大王心中的怒火才熄了一半。

第二日早朝,百官们亲眼目睹了朝廷中央的一丛无名桑谷后,马上就明白了大王双目无神的原因。朝臣们都不敢说话,在此种情况下,第一个说话的人如果没有猜对大王的心事,说错了话,受到大王处罚的可能性最大。

“伊陟大人,你家先祖伊尹隐居时,成汤爷五次到山中请他出任商部落的智士。有一次,成汤爷前去请伊尹,命令彭氏的儿子驾车。彭氏的儿子在半路上问道:‘您到哪里去呢?’成汤爷说:‘我要去见伊尹。’彭氏的儿子说:‘伊尹是天下的贱人,如果你想见他,把他招来相问就是,这对他来说也算是承受一种恩德啊!’成汤爷说:‘你不懂,现在有良药在这里,服用它,可以使耳朵听得更加清楚,眼力更加明亮,那么我一定很高兴并努力地服用它。伊尹对我们这个国家,好像是一个良医和一帖良药一样,而你却不想让我见到伊尹,就是说你不想让我做出更好成绩。’因而命令彭氏之子下车,不要他驾车,自己步行去。尽管这样,伊尹仍不愿出任官职,成汤爷五



次请他，五次都被拒绝，到了第六次，也就是有商部落与大夏国抗衡的关键时刻，他才肯助大商一臂之力，成汤爷给以重任，出任冢宰，伊尹不负众望，助大商平昆吾氏之乱。作《汤征》和《汤誓》，伐夏桀，平海内。还亳，作《汤诰》，以立大商国，汤乃践天子位，令诸侯。”近臣元庚长篇大论地说起来，由于他常常侍奉得大王满意，所以才敢冒风险第一个开口，况且他这番话也是中心不明确，不知有何下文。

“元庚，他们伊家的家史朕清楚，朕想廷下的各位大人也清楚，现在不是祭祀伊家祖宗的时候，用得着给他家歌功颂德吗？”大王不耐烦地打断了元庚的话。

“大王，伊家再有功德，也不过是大商国的辅臣。我的意思是说，伊陟国相最能处理国家大事，他不是伊尹的后代吗？”原来元庚的目的是要伊陟拿出处理朝廷无名桑谷问题的方案。

其实元庚开口才说了几句，伊陟就知道他是要将难题交给自己，说得合乎大王心意，元庚就有功劳，说得大王发怒，与元庚关系不大。元庚的伊氏家史没有白说，伊陟现在不得不说话了。

国相伊陟走上前说：“妖魔胜不过德政，大王应该通过这件事反省自己的过失，从现在起开始修德，励精图治，妖魔自会退避。”原来大臣们都认为是大王有失德政，才使上天降凶兆警告朝廷，怪不得都不敢做声。现在由伊陟说了出来，人们才松了一口气，但马上又担心大王会发脾气，或许要找点理由让大臣当替罪羊。

太戊端坐在木榻龙椅上，手摸短须，虎眼圆鼓鼓地巡视着大臣们，眼光所及之处，大臣们慌忙低下头。

“多占，你们先占卜一下。”大王发出指令。

年轻的多占子车走到庭中，拿出蓍草，蓍草在苇席上演示了三次。

“妖气作祟，因大王之政有阙。”多占子车一脸严肃，向大王汇报占卜的结果。

“史官呢？你记住这次占卜的结果吧！”伊陟指示道。

“好吧！朕会重修德政的。”大王端坐在龙椅上，双目微闭，胡须微颤，似有所痛悔。不一会儿，他睁开双眼，见大臣们恭敬地垂手而立，似不再有什么话要说，站了起来，齐身的白袍耀眼而威严。就是这大王要穿白颜色的龙袍，也还是当年的伊尹国相定的哩，伊陟现在要大王修德政，看来也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大王挥了挥手，示意散朝，大臣们也不敢先走，拱手等大王离开之后，才慢慢转过身来，离开了朝堂。

伊陟回到了家，侍人们帮他脱了朝服，换了便装，确信自己是坐在自家的木榻上后，打鼓似的心跳声才停了下来。回想当时的情景，真是冒了受刑的危险，才斗胆说出要大王重修德政的话来，若是大王发怒，恐怕今天是不会平安回到家的。庆幸的是年轻的多占子车，在大王面前占卜的结果，竟同自己的说词一致，看来子车一族，也是代代有俊才。要知道在帝太甲时期，枉杀了多少直言的大臣，想起来就心有余悸。

提到帝太甲，伊陟自然想到了先祖伊尹。伊尹辅佐成汤定天下后，任国政，作《咸有一德》，国人称颂。汤崩，伊尹辅政三朝，后立太甲为帝，太甲系成汤嫡长孙，因为骄横，伊尹专为其作《伊训》，劝其积德为善，但太甲肆无忌惮。即位三年，越来越昏庸，肆虐百姓，迫害贤良，不遵成汤所定的法度。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伊尹将太甲送到桐宫，使其悔过自新。三年的禁闭生活，使太甲想通了自己的过失，愿意改过从善。这样，伊尹迎太甲于桐宫，授之以政，太甲修德，诸侯归心，百姓安宁。

一想到先族放太甲的故事，伊陟的心安定下来，自己不过是向大王提出自己的正确意见，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大王最近两年也太荒于朝政了，一意只想游猎生事，搜罗天下美女，大臣们的意见很多，只是不敢说而已。现在天降征兆于朝堂，还为时不晚，若再让大王继续胡闹下去，夏桀的故事可就要重演，真所谓前车之覆，后

车之鉴。

“值得庆幸啦，大王终于愿意醒悟了！”伊陟高兴地说了一句，接着命侍从拿出窖藏陈年老酒，准备痛饮一番。

自此，太戊对伊陟言听计从，勤修德政，敬孝鬼神，躬身田耕，疏于游荡，少近女色，亲理国事，平反冤狱，天下明德，酷刑不用。以致神人以和，凤凰来仪，那丛无名桑谷也枯死而没。

正当太戊为天下太平而沾沾自喜之时，南土的士卒却带回不好的消息，铜绿山被扬越族占领了。铜绿山早期曾是江南扬越族人的产业，大商建国后，先是用皮毛战马等物资与扬越人换矿石。后来商国强大，江北的一些小诸侯国臣服后，商国出大军赶走了扬越族人，占领了铜绿山，采掘铜矿石，竹木排运载，逆江而上，在江汉交汇处上岸，走陆路过大隧、直辕、冥厄三关，回王都冶炼。在此之前，商国所需铜料，大部分是从江西瑞昌铜矿运回王都的。这次扬越族联合了江南的百濮人，将铜绿山围得水泄不通，商国守军根本没有防守的能力，大多死在乱箭之下，只有几个守兵随着运矿石的甲士，逆江而逃，听到后面追赶的敌人的吼叫声，扔下竹木排，上岸走陆路逃回亳城报信。照此情况看，扬越人可能会一鼓作气，顺江而下，占据瑞昌铜山。

一得到消息，太戊即召百官议事。

国相伊陟不无忧虑地说：“国家大事，唯祭与戎。但祭器与兵器，都要金石。南土金石丰饶，在江一线，只有确保金石水道，我大商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请大王急命右师长带大军夺回铜绿山，然后再筹划金石水道的长远之计。”伊陟虽说不到三十岁，但两眼目光犀利，络腮胡连着下巴长须显得很成熟，自从为无名桑谷事件说服过大王后，他对国事就更敢于大胆陈述自己的意见了，他对当今的国王和大商国的前途更充满信心。

多占子车接着说：“国相说得好，金石的有无多少，关系着社稷的命运，金石水道维着大商国的国运。我大商所得金石，都是逆水

而上，到江汉交汇处上岸。就是这江汉交汇处，是上天赐给大商国的一块宝地，上可通巴蜀，下可达东夷，是一个四通八达的枢纽。向西北，可溯汉水，走陆路，还王都；向南，沿江上下，过荆地，通大湖。若能在江汉交汇处驻军筑城，既能保护大商金石水道的畅通无阻，又能为大商控制南土，占据南国提供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像现在这样长年累月，军旅随运金石的车舟劳顿，总不是一个长远的办法。”子车虽说年纪只有二十来岁，但已随着护军到过几次铜绿山，对沿途的情况非常熟悉。

“多占有见识，臣虽说没亲到铜绿山，但据臣所知，从铜绿山到江汉交汇处有几百里路程，从江汉交汇地到王城路程更远，如果铜绿山和瑞昌发生什么意外，王都得到消息确实太迟了。若能在江边某处建一军城，护卫金石水道，照应南来北往的运输队伍，那就好多了。多占说建在江汉交汇处，扼守水道要冲，地点选对了。至于陆路，我们在大隧三关常年有守军，就不用操心了。”多占子车一说完，伊陟马上就表示赞成。

“国相与多占的提议很有道理。”百官都有相同的看法，商王也点头称是。

“现在最急迫的事是要夺回铜绿山，建军城的事，等大军凯旋后再议。现在朕命令右师长回营集合队伍，明早挥师南进，直扑铜绿山，消灭扬越人，打通金石水道。”大王发布了命令。

清晨，队伍在军营大校场集合待命。

祭过天地鬼神，念过祝词，多占行礼后，全体将士高诵誓词，即刻出发。

右师长率战车三百乘，虎贲五千人，甲士一万人，旌旗遮日，浩浩荡荡，向南进发，一路上诸侯小邦各有人马，加入大军。到了大江边，战车都无法前行，多亏江边诸侯小邦，精于编造竹木排，北方人马全都伐木砍竹，才有满江竹木排，顺江而下，直驶铜绿山。一看大商雄师，扬越人知不是对手，不等交战，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右师

长留下守卫的士卒和工匠,数量比以前多出一倍,自带大军回到王城。

右师长在朝中汇报了沿途情况,强调必设一支常备军屯住江边,确保金石水道的畅通,以维系国家命脉,百官们的话题自然就转到这支军队主帅的人选上了。

“元庚大人的儿子在中军司职,年轻有为,让他出任这支军队的主帅,必能建立奇功。”有人为了讨好元庚,所以提议让他的儿子出外将兵,因为元庚能说会道,善于揣摩大王的心意,估计官会越做越大。

“不可,不可,犬子年幼无知,枉吃军粮,决不能出任这支队伍主帅,该军维系国家命脉,决不能将此重任交给黄口小儿。”元庚考虑到大江离王都几百里,关山阻重,扬越,百濮,东夷都可以凭江而战,一旦商军失利,独生儿子,性命叵测,决不能让他涉此险境,他目前在中军所任职务既有权威又无危险,岂肯外任将兵。提议的人看来是个不通时世的轻浮之人。

“元庚大人常说愿为国家大事舍弃身家性命,怎么在关键时候就怕儿子吃点苦呢?难道这点小事也要我亲自去吗?”右师长逼视着元庚,他平时就不满元庚在大王面前阿谀逢迎的一套,对他将儿子塞在中军领俸禄很不满,因此少不了挖苦他两句。

“哪里,哪里,我不是怕小儿吃苦,小儿确实不能胜任,至于右师长大人,国之栋梁,建一军镇之小事,决不会叫右师长去办的。”元庚支支吾吾。

“在江边建一军城,确非小事,军城离王都几百里,一时有变,全靠一人主张,此人除勇猛外,必有韬略。军城一旦建成,他日发展必为一方政治、经济、军事、教化之中心,非文武全才不能胜任,确实应该慎重考虑,盼大人还是不要在朝廷上斗口才好。”伊陟制止,大臣们才将思路回到正题上。

“国相大人可想到合适人选?”大王急了,希望伊陟提出人选。

“左师长小丙是臣考虑的人选。”伊陟直截了当说出名字。

“小丙不是在北方镇守边关吗？”大王问。

“北方现已安宁，可调别将替换，在江边建一军城之事，非小丙不可。”伊陟肯定地应答。

“小丙脾气暴烈，无端让其辗转南北，还不知道他是否愿意。”大王还拿不定主意。

“左师长虽说性格直率，但胸有大志，只要大王晓以大义，他不会不从。”

“好吧！那就等他回王都后再说吧！”商王同意了。

等到元庚明白到南土的主公将是一个实权人物时，心中又有点后悔。